◆樟树垅茶座

赶 春 气

粟碧婷

想起读书那阵,每逢开春,母亲总爱絮叨:“立春了要赶春气哟,学娃子格外要看重这春气呢。念书要趁早,日后才无忧。”母亲说得一本正经,眉宇间的诚恳也真是令人惊讶。

少年时,哪懂得什么赶春气咯,只知道春天来了好。不用每早穿那又厚又硬的棉袄,也无需往套鞋里塞枯草了,上学不必屈身俯首,瑟瑟缩缩了。春风轻拂时,可以与伙伴们薄衫薄鞋地满山野间跑,看红花初绽,听百鸟争鸣,内心的蓬勃如簇新簇新的青草,葱茏,明亮,说不出的得意。那时,我们赶得的是一份惬意,一份轻松,一份无拘无束,一份纯真。全然不懂得母亲心里的春气所蕴的意思,只知道,被日光晒暖的春天就是好:柳青,花香,水蓝,身也轻,真是好生动的春。

是啊,生动的春,好比清风摇动花枝一样生动。而今,我人到中年,又逢春季,不由得忆起母亲的“赶春气”之说。慢慢想,母亲心里的“赶春气”到底指什么呀?突然觉得这流转的时光一点点地慢下来、慢下来,婆娑的内心如卷紧的嫩芽缓缓打开。

那一年,初春开学,母亲一边侍弄着菜秧子,一边说:“春天的地气就是催苗呢,这菜呀,也晓得赶春气,高高低低地放肆生长,没白过了这茬子好光阴。”在母亲的心里,这春气就是冬雪捂过的地气,是趁势向上生长的勇气,是不浪费好时光的心气。

而今身居闹市,往昔的“春气”渐渐远去……回忆总是与惆怅与温暖有关,在时光里打落的,想在时光里全部捞起,怕也为难了。

母亲在我读初中时,身体不好,可极少见她哀伤流泪。记得一次我给她端药,微微散开的草药苦味,令我蹙眉。可母亲说:“这药啊,苦味尽头是香气呢。这病,从冬天拖到春天,寒气散了,春气就打着锣来了。我呀,再喝几日,待身体松泛些了,得准备浸春天的谷种了。”

在母亲看来,这春气啊,就是希望,是人生遇到黑夜迷茫时的灯盏。换句话来说:还有春天啊,担心什么啊?春气是让人战胜苦难的信心,是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浩荡美意,让人内心温暖恬适,阳光洒遍。

春,四季轮回里的一个节点,是一年里的开端,是旧的,更是崭新的。大地回春之际,万物挣脱旧时光的束缚,迸发出浓浓生气,这鲜活的春气盈满每一个惜春人的心怀。

红尘纷扰,我多想与母亲一样,做个执着的赶春气的人,因为这里的“赶”字与“珍惜”的意义等同。让这蓬勃的春气稀释内心久居的烦闷与哀愁吧!

(作者单位,新邵县寸石镇花桥学校)

双清 SHUANGQING

山花烂漫

刘玉松 摄

◆古韵轩

蝶恋花

邓星汉

赏 梅

夜放萼红千树笑,粉面浮香,相衬兰花袄。纤指弄枝心曲妙,柔情不负春光好。

做个花环头上罩,惹起娇情,撒向君身闹。戏问花人谁更俏,花颜相较芳颜老。

木棉花

盛放先为春作序,首席争来,笑得颜如炬。应是平生多抱负,烧红碧血连天铺。

又举丹心慷慨付,化作朝霞,唱尽英雄赋。毕竟诗情留不住,花冠照亮云中路。

寻 春

涨绿添红春已楚,燕剪云波,树上黄莺舞。玉蕙馨香花一路,悠然似见桃源处。

采黍闻声窥秀女,欲近还羞,野地来回步。梦醒才知身羁旅,许言只把芬芳护。

春 宵

锦簇窗前当笑我,装起斯文,正色文案坐。聊趣无心春色错,知心红杏探墙过。

料定今宵难早卧,沥胆披肝,独亮寒灯火。淡月有情迟不落,唯求学子非负我。

春 怡

翠树红花朝槛扑,小径生幽,乐赏天然禄。睨视红尘名利局,老来无梦黄粱熟。

幸得安居添锦簇,颐养余年,尚有藏书屋。植李滋兰香可续,随心芳草春先绿。

自 嘲

半世无成君莫笑,雅趣寻来,唯有心知道。年华乐同书卷老,任凭室外红尘杲。

不怕人间知己少,植李栽桃,诗中蓬莱岛。无意天涯寻倩草,友情更胜春光好。

花 语

一剪东风花竞破,探首凝眸,望有谁经过。若是流连非两可,此生共与君长合。

众里寻他知哪个?来往攘熙,只好将情锁。切莫沾香犹负我,红颜老尽修心果。

桃 花

漫野鲜花开不歇,满眼芳菲,难把心头热。纵是温柔堆做雪,千枝映冷人间月。

再见桃林声欲噎,难忘那年,无奈两情绝。朵朵桃花都是泪,残香浸透今词阕。

春 绪

远望罗湖何寄托?想必啼莺,悲喜应知我。恨把明珠遗道左,烟波渺渺重云锁。

日暮思深林下坐,花影伶俜,诉向斜阳妥。最是孤身新疫裹,有人弹起东风破。

惜 春

盼到晴时春欲去,燕子斜斜,不解商量语。乍暖还寒心可许?闲愁抛向云深处。

最恨鹧鸪啼不住,碧柳娇花,总是为她误。应识东风能拨雾,天边归雁桃花渡。

(邓星汉,武冈市芙蓉学校第一校长)

◆湘西南诗会

墙

唐东风

爸爸在左边墙上
妈妈在右边墙上
他们的终身好友——蓑衣
斗笠镰刀柴刀锄头
也在墙上
排着队等待召唤
等得灰尘满面
等得锈迹斑斑
它们没发现

爸爸妈妈的微笑
七年一成不变
唯我无法淡定
不忍伤害它们
每年清明,带领孩子们
千里迢迢赶回
给它们尝一尝新春的雨水
让它们吸一吸清新的山风

(作者单位,邵阳县委宣传部)

◆乡土视野

送 粮 谷

刘 凯

“送粮谷”是过去我们对“交公粮”的俗称。我们家里田多,每年需要交差不多一吨公粮。八月末,即将开学。父母知道,家里有一大笔开支需要应付,早点送粮谷,得到的钱虽然不多,但还是可以应急的。

负责收缴我们村粮谷的叫红星粮站。每次送粮谷,父亲都起得很早,天刚麻麻亮他便穿好衣服,母亲也起来帮忙装稻谷,一撮箕一撮箕地往箩筐里倒。倒满后,再摇几下,那样会装得更多一些。待一切准备妥当,父亲便带着我挑着粮谷往大路上赶。夏末清晨的风有些凉,晶莹的露水沾在道旁的青草上……父亲和我“呼哧呼哧”地挑着担子往粮站赶,脚上的鞋子不一会儿就被露水打得湿透。我家距离粮站大约三里地的路程,十多分钟便到了。但粮站的空地上早已站满了人,他们都在排队等候交粮谷。

人群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。我眼巴巴地盯着前方,近了,近了,可回望后面,发现又有新的箩筐不断涌进来。终于轮到我家了。只见检验员拿着长长的有着一排圆形格子的“粮探子”,随便往箩筐里扎下去,然后抽出来,再从“粮探子”的格子里拿出谷粒嚼起来。

“还可以吧?”记得每当这个时候,父亲总是很紧张地问。这时检验员的回话就显得特别扣人心弦。若是说可以,父亲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然后等检验员漫不经心地开出小票,再吩咐父亲去会计那里换正式收据。但有时候父亲并不如愿。“你的谷子不行啊!”每次,只要“不行”从检验员那裹着唾沫的嘴里喷了出来,父亲的脸就变得特别难看。这样判决的结果就是:我们要么将谷子倒在粮站的水泥地上晒,要么就是挑回去。但很多时候,粮站的水泥地已经没有空位置了,我们只得将谷子挑回家里晒。

送粮谷十分辛苦,从清早忙到天黑。但往回挑谷子更是让人劳累,来回挑着重担,肩膀都被压得红肿起泡。

有一次,我和父亲送粮谷遭到“遣返”,回家时经过一处窄窄的田埂。父亲在前面走得快,我力气小撵不上,脚下打滑,一个趔趄整个人便扑在水田里。黑夜里,父亲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,就没有返回来帮我。累极了的我就干脆静静地躺在水田里,一动也不动。我原本对黑夜里的水田是充满恐惧的,但是此刻真切地躺在那里,一颗心反而平静下来。

这件事对我影响巨大,以至于现在的我,从不跟卖粮食的农民讨价还价,不是自己有多富裕,而是种粮的那个苦,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每次想起,都觉得难过。随着农业税的取消,村口的公路上再也见不到送粮谷的农民了。如今的农民种田不仅不要交税,而且还有补贴。这是几千年来,我们的祖祖辈辈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吧。

(刘凯,武冈二中教师)

◆精神家园

我的小木箱

倪章玲

春节回娘家给母亲拜年,亲人们有的在打麻将,有的在玩手机。我呢,两者都不太感兴趣,我要去楼上看我日思夜想的“宝贝”木箱。

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,一张老照片,一件旧衣裳,都能勾起我许多的记忆。我读过的课本、看过的连环画,一张写满了备注、我儿时的黑白照片,一封老公写给我的情书,还有一些陈年的杂志以及我的日记本,都收藏在木箱子里。每次回娘家,我就会守着这些东西,打发着悠闲的美好时光。

记得有一次回娘家,碰巧收废品的来了。“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多书?”这句话足以让母亲骄傲半天。“我姑娘喜欢读书,我儿子开过书店,积攒了几十年的,能不多吗?但我家的书是不会卖的,你别打主意。”那天,我才懂母亲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。如今,村里能一下拾掇出这么多书的,恐怕只有母亲家了。

不知道从何时起,读书突然不是件好玩的事了,很多孩子都只玩手机,打游戏。青年人也是玩抖音、看快手,一天快快乐乐地在手机的世界里生活着。村里的书香味越来越淡。

怕它们长年累月地沉睡,我挑了几本压在箱底的书,放在太阳下晾晒消毒。我觉得我是在晒我的童年,晒我走过的一些时光。说也奇怪,搁了几十年无用的东西,在别人的眼里,或许就是一堆垃圾废物。对我而言,每一样都是那么珍贵。那几本我儿时的日记,我又细细地品读了一遍,耗去我一上午时间。当母亲上来喊我吃午饭时,看到阳台和房间摊满了书,问:“要不要了?不要我就哪天烧了它。”我用撒娇的语气对母亲说:“我把曾经的年轻时光,都托付给它们了。你千万不能因为我的书旧了,我的木箱子老朽了,哪天不顺眼给我丢弃了。”

母亲沉默不语,但又眼疾手快地拣出几本土黄色的小日记本。那是我上学时写的日记,第一页贴有我在报纸上剪下的一张画,图案是一对母女。母亲知道我的心事,我从小就过着在父亲家和母亲家两边来回跑的日子。母亲把它们整理好,掸去封面上的灰尘,自言自语地说:“不丢,我不丢你的,哪天你搬到你自己的家里去吧。”母亲说着说着就眼泪汪汪了,我顿觉心头一种莫名的疼痛袭来。

看着母亲苍老无力的样子,让我想起她早晨杀鸡,菜刀在鸡脖子上荡了几个回合,也没有抹破鸡脖子。鸡没杀死,反倒跑了。我和老公出去到橘园子里找,找好久也没有见鸡的影子,回来却看见母亲在跟自己怄气。嘟囔着,刀不中用,人也不中用。母亲一边数落着自己,一边又埋怨儿子在外地做生意没得空回来过年,一会又数落我嫁这么远。我低着头,不敢吱声,一言不发地走到火炉边,默默地往火炉子里加柴火。我只是想着火烧得旺些,她应该就不会感觉心寒……

(倪章玲,邵东市作协会员)